



文库

姚名达 著

中国目录学史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游外集



文库

中国目录学史

姚名达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目录学史 / 姚名达著. — 合肥 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8.11

ISBN 978-7-212-10285-2

I. ①中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目录学史 - 中国 IV. ①G2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0631号

中国目录学史

ZHONGGUO MULUXUE SHI

姚名达 著

出版人: 徐 敏

责任印制: 董 亮

责任编辑: 任 济 王大丽

特约编辑: 鲍鹏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

邮编: 230071

营销部电话: 05511-63533258 0551-63533292 (传真)

印 制: 河北盛世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 710mm × 960mm 1/16 印张: 19 字数: 274千

版次: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12-10285-2 定价: 4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“兰台学术文库”编者按

中国学术，昉自伏羲画卦，至周公制礼作乐而规模始备。其后，王官失守，孔子删述六经，创为私学，是为诸子百家之始。《庄子》曰：“道术将为天下裂。”孔子歿后，儒分为八；墨子歿后，墨分为三。诸子周游天下，游说诸侯，皆以起衰救弊、发明学术为务，各国亦以奖励学术、招徕人才为务，遂有田齐稷下学宫之设。商鞅变法，诗书燔而法令明；始皇一统，儒士坑而黔首愚，当此之时，学在官府，以吏为师，先王之学，不绝如缕。至汉高以匹夫起自草泽，诛暴秦，解倒悬，中国学术始获一线生机。其后，汉惠废挟书之律，民间藏书重见天日。孝武之世，董子献“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之策，定六经于一尊。其后，虽有今古之分、儒释之争、汉宋之异、道学心学之别、义理考据之殊，而六经独尊之势，未曾移也。

及鸦片战起，国门洞开，欧风美雨，遍于中夏，诚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当此之时，国人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，思有以自强；又羨于西人之政教修明，思有以自效。于是有“变法守旧之争”“革命改良之争”“排满保皇之争”，而我国固有之学术传统，亦因之而起变化。清季罢科举而六经独尊之势蹙，蔡子民废读经而六经独尊之势丧。当此之时，立论有疑古、信古、释古之别，学派有“古史辩”与“学衡”之争，学说有“文学革命”“思想革命”“文字革命”“伦理革命”诸说，师法有“师俄”“师日”“师西”之分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

是，百家争鸣，复见于近代。

民国诸家，为阐明道术、解救时弊，著书立说、授课讲学，其学术思想，历久弥新，至今熠熠生辉，予人启迪。然近人著作，汗牛充栋，多如恒河之沙，使人难免望书兴叹，不知从何下手，穷其一生，亦难以卒读。因此之故，我社特精选最具代表性之近人著作 62 种，分为 6 辑，依次出版，俾读者略窥学术门墙，得进学之阶。此次选辑出版，虽未能穷尽近人学术之精品，难免有遗珠之憾；然能示人以门径，使人借此以知近人学术规模之宏大、体系之完密，亦不失我社编辑出版“大家学术文库”之初衷。

此次出版，为适应今人阅读习惯，提升丛书品质，我社特对所选书籍做了必要之编辑加工。总体说来，约有如下诸端：

- 一、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；
- 二、核查各书引文，改讹正误；
- 三、规范各书之标点符号用法，为一些书加新式标点；
- 四、校改原稿印刷产生之错字、别字、衍字、脱字；
- 五、凡遇同一书稿中同一人名有两种及以上不同写法者，一律统改为常用写法。

除以上所举五点之外，其余一仍其旧，力求完整保持各书原貌。

然限于编者之有限学力，书中疏漏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尚祈广大方家、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。

戊戌仲夏上浣，鲍鹏紫序于丰台晓月里

自序

书恒有序，以自炫也；而美其义曰：述著作之旨！自《庄子·天下篇》、《太史公自序》已不能无过实之辞；其他复何论哉？名达三十二载之生程，印满汗血与泪之污迹：智不足以免饥寒，仁不足以救妻子，勇不足以雪耻辱，其有忝于达德也甚矣！方且贻讥学阀，见笑高明，招架不住，落荒而走；允宜效金人之三缄其口，法董子之下帷三年；岂敢妄弄丹铅，嫁灾梨枣，自欺之不足，复以欺世乎？虽然，吾之著作，非以猎取功名，亦非为博得升斗；正因学力孱弱，窃欲藉此多读专门之书以自营养耳。忆昔清华园中，涵芬楼下，优游修习，其乐何极？而不幸一遭倭燹，再罹乱离，内增家室之忧，外乏图书之豢；犹复妄据讲坛，漫刊空论；驯致荏苒五年，学无寸进。其不合流同污，与狗争骨也几希！及乎妻死家残，故交乖戾，然后恍然于傲骨之不容于媚世而实学又不足以称其虚名也，乃有折节读书之志。

先是二十四年冬，商务印书馆以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相属。名达自维业愧专门，学无创获，旧著《目录学》舛漏百出，方滋内疚，故受命之后，忧心忡忡！每趁课暇，辄走京、杭各图书馆借读，累月弥年，丛料愈积而组织愈难，乃力辞复旦讲席，移居杭州，专心研求，又历八月，始克告成。其始原欲博搜精考，撰成毫无遗漏之文献史，故逐书考察其内容，逐事确定其年代，逐人记述其生平，依时代之先后叙成系统。佛教目录即其残迹。著作过半，始知其规模太大，非克

期出版之预约书所宜；亟毁已成之稿，改用主题分篇之法，撷取大纲，混合编制，几经改造，遂为今式。

是书绝非成熟之作。如能假以岁月，或可保持最初彻底研究之精神，求得明确详备之知识。惜因汗青期迫，致有虎头鼠尾之弊，不能一一如意探寻，私衷深以为憾。书中论断，多出心裁；近人新作，未克遍窥。姑举数端，聊示一斑：对于史事之考察，如谓《别录》无辑略，《诗》、《书》皆丛书，《隋志》四部为《七略》、《七录》之嫡裔，而非荀勖、李充四部之后身，《佛经》之《旧录》及《别录》即支敏度之《经论都录》及《别录》，马怀素之续《七志》与褚无量之整比四部并不同功，此类皆一反古今成说，不惮立异之讥。对于编制之体裁，杂用多样之笔法，不拘守一例，亦不特重一家。务综合大势，为有条理之叙述。亦一般不习见者。对于研究之结论，间有创说，如谓目录必兼解题与引得而有之，丛书必须拆散，不应合入总类，文集如不作分析目录则宜改入总类，皆昔人未出之言也。然统较全书得失，则其创获远少于过谬。如详究佛经目录而抹杀藏书目录，讲述分类而忽略编目，甚至同于《特种目录篇》中，亦各有详略，每无理由之可陈。此其剪裁之失均，大病一也。有时专读一书，兼旬弥月，有时片刻之间，涉猎数部，初则每书必目击心知，后竟望名生义。此其精懈之不等，大病二也。其他挂一漏万，知古昧今，荒谬之处，诚不堪专家之一击。且丛稿盈箱，每有已知而未用；私见所及，临时反忘而不录。他年如有余兴，尚拟痛改而重造之，不敢隐恶拒善，自画于不知妄作之列耳。

当名达之写此稿也，如独入古墓，如长征沙漠，趲程愈远而痛苦愈深，废然思返者数矣。况又箠觚屡空，典质俱尽。而又不愿苟且，初未因腹馁而漫剪报纸法令以充篇幅而图速成。当斯时也，有人焉济以干粮，煦以慈爱，俾其精神复振，有进无退，乃克有成，斯诚不可以不纪。今日何日？非吾父母六旬诞辰耶？非巴雪楼翁许吾与漱泉订婚之良辰耶？谨以此曾经用功而成绩极劣之著作呈献于父、母、雪翁暨漱泉之前，尚祈继续扶助而勉励之，俾于崎岖行尽之后，终能步入学域而有所树立，则尤幸事也。

最后，更以至诚感谢陈叔谅先生暨浙江省立图书馆诸君子，
赖其恩惠，享有最大之自由，始得丰厚之养料以喂此弱不胜衣之
婴儿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，姚名达

目 录

自 序.....	001
叙论篇.....	001
溯源篇.....	014
分类篇.....	039
体质篇.....	112
校讎篇.....	119
史志篇.....	138
宗教目录篇.....	154
专科学目篇.....	223
特种目录篇.....	267
结论篇.....	289

叙论篇

目录

有一书之目录，有群书之目录。“《尚书》有青丝编目录。”《文选》任彦昇为范始兴作《求立太宰碑表》注引《七略》语。此一书之目录也。班固所谓“爰著目录，略述洪烈，述《艺文志》第十”，《汉书·叙传》语。今人引用此语者，每抹去最后一句，而漫属上文“刘向司籍，九流以别”为句。殊不知此“爰”字属于班固而不属于刘向。盖因向已别九流，固方得藉以著目录为《艺文志》也。试比较《叙传》其他各条，便知此义。此群书之目录也。遍辨其名之谓目；详定其次之谓录；有多数之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之谓目录。曰目曰录，皆非单独，义本相通，故成一体。万事万物，莫不有名，即莫不有目录；然多随意编次，不成学术。独图书之目录，发生甚早，发展甚速，其为学者所研究且成为一切学术之纲领也，尤迥异于他项目录，故独成为专门之学术焉。一般简称图书目录为目录，固非无由。

考目之本义原为人眼：甲骨文有《铁云藏龟》页十六之一。《铁云藏龟之余》页十一之一。《铁云藏龟拾遗》页十之三。等字，拙著《目录学》误据《殷虚文字类编》，妄谓甲骨文无目字，失之不考，深滋内疚。谨于此敬告读者曰：凡本书论断有与旧著差异者，请以本书为主，勿怪其矛盾。《并目父癸爵》有字，皆像人眼外匡内眦之状。《管子·宙合》：“目司视。”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目气之清

明者也。”然人眼有二，木之节似眼而其数不限于一，故木节亦谓之目。《考工记》：“斫目必荣。”注：“目，干节目也。”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善问者如攻坚木，先其易者，后其节目。”《吕氏春秋》：“尺之木必有节目。”后世以复数之名物谓之节目，即援斯义而引申之也。《周官·天官》：“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，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，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。”《公羊传·僖五年》：“诸侯何以不序？一事而再见者，前目而后凡也。”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：“目者遍辨其事也，凡者独举其事也。”故目者凡之反，有逐一称道之义。《论语》：“颜渊问仁，子曰：‘克己复礼为仁。’请问其目，子曰：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’”即其例也。自后凡有著述者，多撮二三字为一篇之眉目。故刘向校书，“辄条其篇目”；《汉书》：“比类相从，各有条目”。《汉书》本传。渐进而与录字结合为一体矣。

录之本字作录：甲骨、钟鼎文字皆无录字，仅有录字，作𠂔《殷虚书契前编》卷六页一之八。𠂔《后编》卷下页十三之十四。𠂔《菁华》页五之一。𠂔《颂敦》。𠂔《录伯戎敦》。𠂔《多父簠》。等形。俞樾《儿笈录》：“《说文·金部》：‘录，金色也，从金，录声。’樾谓录为金色，于古无征。许君盖依绿字说之。绿从系，为色青黄也，故录从金为金色，金之色亦在青黄之间也。然恐非字之本义。今按录者，录之或体也。录部：‘录，刻木录录也。’刻木必用刀，故或从金。《周官·职币》曰：‘皆辨其物而奠其录。’杜子春曰：‘定其录籍也。’隐十年《公羊传》曰：‘《春秋》录内而略外。’盖古人文字，箸在方策，故谓之录，即从刻木之义而引申之也。录与虑，古音相近，故录囚亦谓之虑囚，《金部》：‘鑢，错铜铁也。从金，虑声。’错铜铁谓之鑢，刻木谓之录，盖声近而义可通矣。”章炳麟《小学答问》：“凡言记录者，借为刻木录录之录，古为书契，本刻木为之也。束、缕、录，古音皆在侯部，得相通假。缕、录同为束，犹缕、录同为刻矣。”推俞、章二家之说，察甲骨、钟鼎文字之形，则录字为刻木之声，亦为刻木之形，故成为刻木之义。录之本字当为录，似可无疑。作动词用，则有详明记识之义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：“铭，明旌也；以死者为不可别已，故以其旗识之；爱之斯录之矣，敬之斯尽其道焉耳。”注：“爱亲者不忍死其亲，

故录而识之。”《公羊传》隐十年：“内大恶讳，此其言甚之何？《春秋》录内而略外：于外大恶书，小恶不书；于内大恶讳，小恶书。”成八、九、十年：“此何以书？录伯姬也。”定四年：“外大夫不书葬，此何以书？录我主也。”庄二年：“外大夫不卒，此何以卒？录焉尔。曷为录焉尔？我主之也。”《穀梁传》桓五年：“任叔之子者，录父以使子也，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，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辞也。”庄七年：“《春秋》著以传著，疑以传疑；中之几也，而曰夜中，著焉尔。何用见其中也？失变而录其时，则夜中矣。”庄十七年：“逃来则何志焉？将有其末，不得不录其本也。”比证上列各文，则录字系动词，有如现代所谓“特写”之义，加重，加详，使文义益加显著耳。如作名词用，则为名目之次第。《国语·吴语》载黄池之会，吴师昧明进逼晋师，晋遣使问曰：“两君偃兵接好，日中为期；今大国越录，而造于弊邑之军垒，敢请乱故！”吴国所越之录，必与现代开会所用之秩序单相同；原定日中开会，而吴师“昧明”进军，故晋使责以越录耳。《周礼·天官》：“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；与凡用邦财者之币，振掌事者之余财，皆辨其物而奠其录，以书楬之，以诏上之小用赐予。岁终则会其出。凡邦之会事，以式法赞之。”夫既辨其物而奠其录，则物之名称数量及赐予之先后，皆一目了然。虽与上述之开会秩序单功用略异，然其有一定之次第及含多数之名物也，固无不同。则春秋、战国之间，已称序列名物次第之单簿为录矣。《汉官旧仪》亦载有二种录，其一云：“丞相府……官属吏不朝旦，白录而已。”“掾史有过，君侯取录，推其录三日，白病去。”“大夫见孝廉上计，丞长史皆放官司司马门外，比丞相掾史，白录。”此官吏之名单或签到簿也。其二云：“掖庭令，昼漏未尽八刻，庐监以茵次上婕妤以下，至后庭，访白录所，录所推当御见，刻尽，去簪珥，蒙被入禁中。”此妃嫔之名单也。《周礼》“内小臣阴事”注亦云：“若今掖庭令，昼漏不尽八刻，白录所记推当御见者。”综上四例，则录字在刘向以前，早已成为专门名词矣。推此含义，遂用为图书目录之简称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”，“杨仆捃摭遗逸，纪奏《兵录》”。名图书目录为录，实始见于此。揆其字义，亦由于上述之名目次第而来。故“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录而奏

之。”此录字亦非如后世所谓钞录而实为“特写”，为次第名目，为详细说明也。《七录序》：“昔刘向校书，辄为一录……皆载在本书。时又别集众录，谓之《别录》。”据此，则向所特写之目录，在本书中即谓之录，集合多篇，另成一书，则谓之《别录》。录字之为目录简称，正与兵法目录之简称《兵录》相同。故录可包目，而目未必可包录。单举之则曰录，复称之则曰目录。

目录学

目录学之成词，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之《十七史商榷》。其在古代，则与校讎学形成二位一体，名实近似，缭绕不清。盖自刘向校书，始有《别录》，其子歆种别群书，始著《七略》。父、子世业，《录》、《略》并传，牵连而言，辨别非易。其实若以现代分科之眼光论之，则刘向之事近乎校讎学，刘歆之事近乎目录学；纵使歆亦校书，向亦有目，要其精神各有所重，学术断然分途，可无疑也。然其成书则皆目录之传。古代秘阁藏书，自购求至插架，不似现代之便易，必须经过一番整理校讎工夫，使书之体质固定，内容整洁，然后始可分类编目，插架庋藏。此在第一次大校理之向、歆时代其前亦有二次，然史实不甚明显，且其规模不及向、歆之大。实为必不可少之过程；而在后世，宜可稍稍减少繁琐之手续，径将购求所得之书分类编目；而不幸秘阁藏书仅为皇帝装饰门面，故任何书籍必须改写成形质同样之书本，因此校讎之功又属必需；直至清廷校写《四库全书》，编撰《总目提要》，犹两事同时并举，不可分离焉。此种校书撰录之事既为旷代一逢，故任其职者亦由一时文臣滥竽充数，未必有专家视为专门之学，聚精会神以贯注之。私家目录亦不过聊便稽检而已，更无出奇制胜之必要。以是之故，二千年来，校讎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。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，后人之所加于向、歆者，较之向、歆之所已发明而实践者，究属戈戈有限，与二千年之长时期比照，惭愧抑不胜矣。至于专门研究校讎目录之书，尤屈指可尽。吾人欲知此学之原理为何，方法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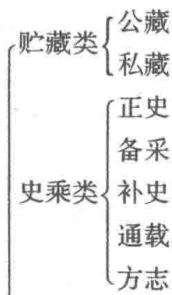
何，仅可从散在各种目录之字里行间寻绎之，或可得其一鳞半爪，然后组织成为有系统、有条理之学术焉。窃自向、歆校书，著成《录》、《略》，实为我国目录学史上之辉煌成就。只以后人习于旧说，称其事为校讎，遂使目录与校讎判为二事，久矣夫不能得其解。故著者就研究所得，挹校讎于目录之怀，吸收其有关于目录之精华，而唾弃其无关大义之糟粕，于以进行其工作，庶乎无举步维艰之苦焉。《别录》释“讎校”之义，谓“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缪误，为校；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，为讎”。《文选·魏都赋》注，《御览》六百一十八。原指校勘文字篇卷之错误而言。然自向、歆领校秘书，始将流动不居、乱杂无序之古书，编定目录以固定其形质。晋世荀勖、宋世谢灵运，皆尝受诏“整理记籍”。故校讎之义即为整理，并不似近代之专指校勘文字之脱误也。唐有详正学士，宋有秘阁校理，顾名思义，皆可证其职务未必限于校勘。且校书所撰之目录，自《七录》聚为《簿录部》后，或谓《隋志》始有簿录类，非也。《古今书录》又改为《目录类》。倘使类名即为学科之名，则校讎整理之学，古人已认为目录学矣。及宋人郑樵“取历朝著录，略其鱼鲁豕亥之细，而特以部次条别，疏通伦类，考其得失之故，而为《校讎略》。”见章学诚《校讎通义》。转弃狭义之校勘，而直以广义之求书、分类、编目等项为校讎学之主要任务。清人章学诚祖述其说，乃谓“校讎之学，自刘氏父子，渊源流别，最为推见古人大体。而校订字句，则其小焉者也。绝学不传，千载而后，郑樵始有窥见，而未尽其异，人亦无由知之。世之论校讎者，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，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。近人不得其说，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，叙例同异，当考辨者，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，真属诧异。且摇曳作态以出之，言或人不解，问伊书止求其义理足矣，目录无关文义，何必讲求？彼则笑而不言。真是贫儿卖弄家私，不值一笑矣”。见《章氏遗书·信摭》。学诚之意，直不承认有所谓目录学，而欲以校讎学包举之。实则学诚之所谓校讎学，正吾人亟应提倡之真正目录学，而其所鄙薄之目录学，却又相当于狭义之校讎学——校勘学也。试述其言，一则曰：“校讎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，部次条别；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；非深明于道术深微，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与此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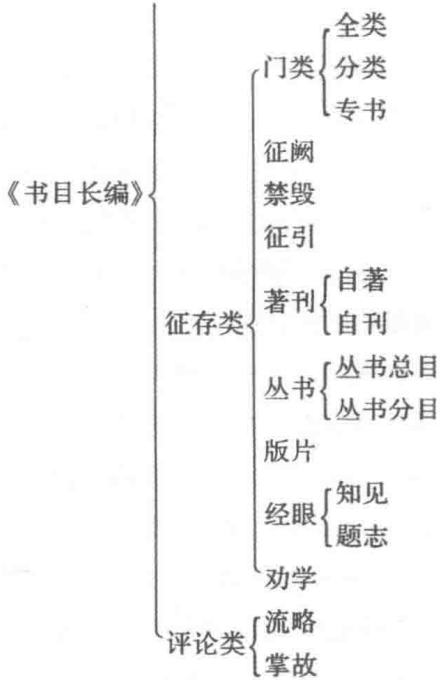
《校雠通义叙》。再则曰：“著录部次，辨章流别，将以折衷‘六艺’，宣明大道；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。”同上《原道》。三则曰：“古人著录，不徒为甲乙部次计；如徒为甲乙部次计，则一掌故令史足矣，何用父子世业，阅年二纪，仅乃卒业乎？实则甲乙部次亦并不易，且向、歆世业乃因整理及校雠缮写之费时，并非因有何神妙。盖部次流别，申明大道，叙列九流百氏之学，使之绳贯珠联，无少缺逸，欲人即类求书，因书究学。”同上《互著》。夫目录学分类之目的，正欲人“即类求书，因书究学”。同类之书，所以须按时代排列者，正欲“考镜源流”。编目之法，所以详列各书梗概者，正欲“辨章学术”。此所谓“部次条别”者，正广义校雠学之目录学所应负责之事，古人既早已名此种著录书名之书为目录，则正名为目录学也实最适宜。何必拘守郑樵不甚通道之旧名，致使人误认为狭义校雠学之校勘学哉？著者尝取学诚之语而修正其意，定目录学之意义曰：“目录学者，将群书部次甲乙，条别异同，推阐大义，疏通伦类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欲人即类求书，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。”见拙著《目录学》。盖学术渊深，研究非易，舍师生口耳传授及亲身实地经验之外，实惟书籍是赖。学术如千门万户，书籍更已不只汗牛充栋。将欲因书究学，非有目录学为之向导，则事倍而功半。故分言之，各种学术皆有其目录学；合言之，则目录学实负有指导各种学术之责任。浅言之，将繁富乱杂之书籍编次为部别州居之目录，使学者自求之，目录学家之职务也。深言之，不特使书籍有一定之位置，且能介绍其内容于学者，使学者了然依南针以前趋，尤目录学家之功勋也。著者之见解若是，故其所谓目录不限于书名，目录学亦不限于分类编目，试读次章，便知其义。

目录之种类与目录学之范围

区别目录为若干种类，其说颇繁。首先议及者，当推清乾、嘉间之洪亮吉。其言虽指藏书家，实可借为目录学家之分类。曰：“藏书有数等：得一书必推求本原，是正缺失，是谓考订家，如钱少詹

大昕、戴吉士震诸人是也。次则辨其板片，注其错讹，是谓校雠家，如卢学士文弼、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。次则搜采异本，上则补石室金匱之遗亡，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，是谓收藏家，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、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。次则第求精本，独嗜宋刻，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，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，是谓赏鉴家，如吴门黄主事丕烈、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。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，贱售其所藏，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，眼别其贗，心知古今，闽本蜀本，一不得欺，宋槧元槧，见而即识，是谓掠贩家，如吴门之钱景开、陶五柳，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。”《北江诗话》卷三。由其所论以事推究，则藏书有考订、校雠、收藏、赏鉴、掠贩诸家之不同，即目录亦有此五者之异。虽非甚切，亦可借喻也。为一切目录作总目录，从而分别部类者，则始于二十年前之周贞亮、李之鼎。其《书目举要》分一切目录为部录、编目、补志、题跋、考订、校补、引书、版刻、未刊书、藏书、释道目十一类。后来陈钟凡加“自著书”而成十二类。见《古书校读法》。孙德谦则分为藏书家之目录，读书家之目录，史家之目录三类。见刘向《校雠学阐微》。张尔田则分为官家之目录、藏家之目录、史家之目录三类。见《汉书·艺文志·举例序》。业师胡朴安先生则以网罗古人著作、保存自己收藏、考订板本、研究学问四项目的之歧而分为四类。《论编书目》，见《国学汇编》。此三家徒作空论，不似周、李之实地经验，故详略迥殊，而其不恰切则亦从同。近年邵瑞彭、阎树善等撰《书目长编》，用意与周、李同而分类又异，列表如下：





确有其书而详为分类者则以《北平图书馆书目》为比较最详，列表如下：

